

從南安巖主到定光古佛

- 兼談其與何仙姑之關係

王見川

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

近幾年來，客家研究繁盛，不少學者投入其中。有的人員，甚至在二岸，從事田野調查。不管從文獻或是做調查，在閩西地域社會，尤其是汀州一帶，不可避免會碰到定光古佛信仰。對當地人而言，定光古佛不是佛經上的神佛，而是實際的人成神的，名叫鄭自巖。¹

這位鄭自巖，生於何時？生平為何？言人人殊。目前所見，至少有徐曉望、林國平、勞格文（John Lagerwey）、謝重光、山下一夫、劉長東投入此一課題，發表相關文章。²其中林國平、勞格文根據南宋《臨汀志》、元代劉將齋《養吾齋集》等資料，構築鄭自巖的略歷及定光古

¹ 謝重光 閩西客家定光古佛信仰的形成與傳播，徐正光編《宗教、語言與音樂：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中研院民族所，2000年12月），頁119-148。

² 徐曉望《福建民間信仰源流》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，1993年12月），頁212-217，363-370。林國平、彭文宇《福建民間信仰》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12月），頁281-294。林國平 定光古佛探索，《圓光佛學學報》第3期，1999年2月，頁223-240。John Lagerwey, "Dingguang Gufo: oral and written sources in the study of a saint", Cahiers d'Extreme - Asie 10, pp.77-129, 1998。勞格文在文中尚發現《夷堅志》上二則定光古佛資料，山下一夫『封神演義』作者による神仙像の改變について：長耳定光仙と燃燈道人を中心に，《藝文研究》72號，（1997年6月），頁39-61。劉長東《宋代佛教政策論稿》，（成都巴蜀書社，2005年7月），頁20-38。

佛在明清的流傳情況，而徐曉望、山下一夫則提供幾則宋代的定光古佛資料，尤其是山下一夫率先指出北宋惠洪《禪林僧寶傳》中的鄭自巖傳記，更值得重視。

本文在前賢基礎上，利用《雲巢編》、《山谷集》、《石門文字禪》、《梁谿集》等宋代新資料，首先嘗試探索鄭自巖的生平，其次描述他成為定光古佛經過、以及民眾信仰的情形。最後，檢討他與“何仙姑”之因緣。

一、南安巖主的生平

以往，學者討論定光古佛：鄭自巖，通常認為最早的資料是：

(一)南宋周必大的 新創定光庵記。

(二)南宋胡太初等修纂的《臨汀志》。

其實，在北宋中期即存在一些文獻，提及定光古佛的生平。為討論方便，現茲引早期較完整的自巖傳記：北宋惠洪《禪林僧寶傳》卷八的敘述如下：

南安巖巖尊者

禪師諱自巖，生鄭氏，泉州同安人也。年十一棄家，依建興臥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，十七為大僧，游方至廬陵，謁西峯耆宿雲谿。谿者清涼智明禪師高弟，雲門嫡孫也。太宗皇帝嘗詔至闕，館於北御園。舍中習定久之，懇之還山。公依止五年，密契心法，辭去。渡懷仁江，有蛟，每為行人害。公為說偈誡之，而蛟輒去。過黃楊峽，渴欲飲，會溪涸。公以杖擣之，而水得，父老來聚觀，合爪以為神，公遯去。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，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，四遠聞之大驚，爭敬事之。民以雨暘，男女禱者，隨其欲應念而獲。家畫其像，飲食必祭。鄰寺僧死，公不知法當告官，便自焚之。吏追捕，坐庭中，問狀不答，索紙作偈曰：雲外野僧死，雲夜野僧燒，二法無差互，菩提路不遙。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，吏大怒，以為狂且慢已，去僧伽梨，曝日中。既得釋，因以布帽其首

而衣以白服。公恨所說法，聽者疑信半，因不語者六年。巖寺當輸布，而民歲代輸之，公不忍，折簡置布束中祈免。吏張擘、歐陽程者相顧怒甚，追至，問狀不答，以為妖。火，所著帽明鮮，又索紙作偈曰：一切慈忍力，皆吾心所生，王官苦拘束，佛法不流行。自是時亦語去，游南康槃古山。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，讖曰：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。公住三年而成叢林，乃還南安。江南眠槎為行舟礙，公舟過焉，摩挲之曰：去去，莫與人為家，槎，一夕蕩除之。有僧自惠州來曰：河源有巨舟著沙，萬牛挽不可動，願得以載磚，建塔于南海，為眾生福田。公曰：此陰府之物，然付汝偈取之。偈曰：天零灞水生陰府，船王移莫立沙中，久納福蔭菩提僧，即舟倡偈而舟為動。萬眾權呼，至五羊，有巨商從借以載，僧許之，方解縴，俄風作，失舟所在。有沙彌無多聞性，而事公謹愿，公憐之，作偈使誦，久當聰明。偈曰：大智發於心，於心何處尋。成就一切義，無古亦無今。於是世間章句，吾伊上口。公示人，多以偈，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，莫有識其旨者。異跡甚著，所屬狀以聞。詔，佳之，宰相王欽若、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。公未嘗視，置承塵上而已。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，集眾曰：吾此日生，今正是時，遂右脇臥而化，閱世八十有二，坐六十有五夏，諡曰定光圓應禪師。³

根據《臨汀志》，自巖在北宋徽宗崇寧三年，受封“定光圓應”封號，⁴由此來看，惠洪此文寫於崇寧三年至宣和五年《禪林僧寶傳》出版間。

這個南安巖巖尊者透露鄭自巖的生卒年、家世、師承、行法特點、與官方關係、民眾信仰幾個訊息，值得進一步分析。

(一)生卒年

《禪林僧寶傳》說鄭自巖卒於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。正月六日是

³ 北宋末惠洪《禪林僧寶傳》卷8 南安巖巖尊者，《卍續藏經》137冊，(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複印，1987年)，頁476-477。

⁴ 《臨汀志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11月點校本)頁166。

鄭自嚴忌日，也是其生日，這是對的。不過淳化年間，並無乙卯年，只有辛卯年。對比自嚴之師雲谿在真宗朝才獲召見，⁵可證自嚴非死於太宗淳化年間，因為若他死於淳化年，那其師雲谿到真宗朝受封，豈非百餘歲老人。參照北宋中期沈遼《雲巢編》相關記載：自嚴「大中乙卯正月六日，正其生時，稽首辭訣」⁶，可知自嚴亡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1）。由此往前推八二年，即後唐閔帝應順元年（934），是自嚴的生年，也就是自嚴生於五代後唐，死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共活了八二年歲。

(二)家世與師承

《臨汀志》等資料都提及鄭自嚴出身南安世家，祖、父曾任官。⁷這樣的說法，是有問題的。北宋時期的文獻，都未言其家先人，顯見鄭自嚴並無顯赫背景，就算有，從他一歲即至寺院為「童行」（即到寺院生活未剃度者），也可推知鄭自嚴小時候家境貧窮，只好到寺院當行者維生。

對照黃山谷《山谷集》記載⁸，可知當時，他投身的寺院是建興地區的臥像寺，而非《臨汀志》所言“本郡”“建興寺”。⁹照北宋法律規定，童行到七歲，才能領有度牒，也才算正式出家，具有僧人身分，可以到處參學，巡遊四方。

惠洪的敘述告訴我們，自嚴法師在取得僧人資格，即至江西廬陵，參謁西峰雲谿。這位雲谿法師，照宋普濟《五燈會元》記載，出自南禪派下雲門系統，曾被宋真宗而非《禪林僧寶傳》所言的太宗召至朝廷供養。他是禪定高手，隸屬雲門三世。¹⁰鄭自嚴在其門下，修學五年，

⁵ 宋普濟《五燈會元》卷 15，（台北文津出版社，1986 年 5 月），頁 984。

⁶ 北宋沈遼《雲巢編》卷 6，《四庫全書》1117 冊，頁 591。

⁷ 南宋胡太初修、趙與沐纂《臨汀志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0 年 11 月點校本），頁 164。感謝陳進國惠贈此書。以下為行文方便，簡稱《臨汀志》。

⁸ 黃庭堅《山谷集》卷 14 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1113 冊，台北商務印書館複印版，頁 122。

⁹ 《臨汀志》頁 165。

¹⁰ 普濟《五燈會元》卷 15，頁 984。

故被稱雲門四世。由此來看，鄭自巖是雲門派下的禪者。

(三)行法特點

根據《禪林僧寶傳》，鄭自巖離開雲谿後，開始展示非凡能力，如在懷仁江去蛟、於黃楊峽得水。尤其在福建武平山區，更是大顯神通，役使虎蛇，祈雨靈驗。這些靈驗事蹟，令遠近民眾「聞之大驚，爭敬事之」，並「家畫其像」供奉、膜拜。之後，他陸續完成移舟等行為。

總之，自巖法師一生充滿神異事蹟，而他神通的展現，卻是透過書寫偈語方式完成。當時文獻記載，在他寫完偈語後，都會在末後題上“贈之以中”四字¹¹，這是他行法的特徵（點）。

(四)與地方官府的關係

不過，如此神異的情形，會招來信眾，但也會引來地方官員的干涉。在武平時期，自巖法師碰上二次官非。第一次因一件命案，他被胥吏抓去，脫掉僧服，當眾曝曬。這次事件，自巖法師雖被釋，但也引起信眾信仰危機，為了抗議官員迫害和群眾信心不足，懷疑他，他做了二個特異行為：穿白衣與禁語。第二次是因繳稅問題激怒地方官，自巖法師受到火焚。從「苦官若拘束，佛法不流行」一句來看，他似乎遭到迫害，僧傳提到他在這次事件後，離開武平，到江西南康，可能反映他被流放或編置，而非主動離去。

《禪林僧寶傳》記載，自巖法師晚年聲譽日隆，所在地官員「狀以聞」皇上，他得到皇上的嘉勉。當時「宰相王欽若、大參趙安仁」都獻詩讚美他。

從《宋會要輯稿》記載：「神宗熙寧八年六月，詔南安巖均慶禪院開山和尚，特加封號曰：定應大師」¹²可知，在自巖法師去世後餘年，北宋皇帝才賜其封號。由此逆推在他生前，宋太宗並未召見或褒獎。

¹¹ 北宋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 18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並序，《四庫全書》1116 冊，頁 390。

¹² 清徐松輯《宋會要輯稿》卷 925 道釋一之二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複印本，頁 7855。

對照南安巖均慶禪院在北宋前期存在的事實，以及北宋相關記錄（如《雲巢編》）¹³，武平地方官上聞的不是自巖的事蹟，應是南安巖新建寺院請求賜額之事。

二、“定光古佛”信仰的出現與流傳

從證據來看，目前尚未發現王欽若、趙安仁讚美自巖的詩句。不過，《臨汀志》卻提到其他名人對他的禮讚：

…師見在，民呼曰“和尚翁”，親之也。師滅度，民皆曰“聖翁”，尊之也。名公巨卿大篇短章致讚嘆意，無慮數百篇。東坡蘇軾云：定光古佛，不顯其光，古錐穿透，大千為囊。臥像出家，西峯參道，亦俗亦真，一體三寶。南安石窟，開甘露門，異類中住，無天中尊。彼逆我順，彼順我逆，過即追求，虛空鳥集。驅使草木，教誨蛇虎，愁霖出日，枯旱下雨。無男得男，無女得女，法法如是，誰奪誰與？令若威怒，免我伽梨，既而釋之，遂終白衣。壽帽素履，髮鬢皤皤，壽八十二，與世同波。窮崖草木，枯臘風雨，七閩香火，家以為祖。薩埵御天，宋有萬姓，乃錫象服，名曰“定應”。山谷黃魯直云：“石出山而潤自兵壑，松不春而骨立冰霜。今得雲門拄杖，打破鬼窟靈床。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，其松也欲與三界作陰涼。此似昔人，非昔人也，山中故友任商量”。¹⁴

一般學者相信《臨汀志》的記載，認為蘇東坡、黃山谷（庭堅）曾寫上述詩句讚美自巖法師。¹⁵其實，這是個誤解。蘇東坡詩文集中沒有出現任何自巖的蹤影，反倒是黃山谷集中有二首贊文言及南安巖主。其一是 南安巖主大巖禪師真贊，另一首是 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。

南安巖主大巖禪師真贊 內容同於《臨汀志》所引黃山谷詩，而 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 就是《臨汀志》引錄之蘇東坡贊詩。只不過，《臨汀志》引用時，出現一些訛誤與缺漏，如“定光石佛”，即“定光古佛”

¹³ 沈遼《雲巢編》卷6，頁590。

¹⁴ 《臨汀志》頁166。

¹⁵ 林國平 定光古佛探索 頁231、謝重光 閩西客家定光佛信仰的形成與傳播 頁134-135。

之誤，“虛空鳥集”是“虛空鳥迹”之誤。至於衍文部份，最明顯之處是《臨汀志》多出“南安石窟，開甘露間，異類中住，無天中尊”一段。

從以上的對照，我們可以清楚知道《臨汀志》作者將黃山谷讚美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的贊文，誤認為蘇東坡所作。另一方面，《臨汀志》作者又將黃山谷讚美另一位南安巖主大德禪師的詩，誤為稱讚定應大師的詩文。

分辨完北宋名士公卿對南山巖主的贊詞，我們想談談黃山谷贊詞透顯的意義。黃山谷贊詩反映幾個訊息：一、至晚在黃山谷時代（北宋中期），南安巖主已被稱作“定光古佛”。二、在定應大師之後，南安巖主是“大德禪師”。這個禪師可能就是自嚴的徒弟。

實際上，在大巖之外，尚有志添，也是出自南安巖。南宋周必大《文忠集》云：

…紹興三十一年…上福巖寺屋宇皆新，惟佛殿天禧舊物也。昔有真覺大師志添歸老此寺。志添即泉州南安巖主之門人，能持胎藏咒，為人却鬼魅不祥。自宮禁妃貴皆尊信之，仁宗賜御書「戒定慧」及梵書兩軸皆金字也。元祐中陳才人為遂寧郡王，施高麗磨衲袈裟一副，上有金環錫勒，郡王所題二十三字…又有南安巖主數字，皆藏寺中。黃魯直嘗作蓮花岩銘，今刻泉州，蓋志添自京師歸時送之。¹⁶

由此可知，黃山谷會寫詩讚美南安巖主，應與其門下志添有關。也就是說，基於和志添的情誼，黃山谷才讚美志添的師門領袖。

從名氣來說，黃山谷是當時著名的詩人。他的揄揚，對南安巖主的聲望肯定助益不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稱南安巖主為“定光古佛”，這並非讚詞，當時不少人亦如此認為，如北宋名僧惠洪即這樣說：

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，並序：僧彥珣自汀州來，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，平生偈語百餘首，皆稱性之句，非智識所

¹⁶ 南宋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 165，《四庫全書》1148 冊，頁 779-780。

到之地，真雲門諸孫也。珣求贊辭，力甚護，再拜，為之贊曰：…維定光佛出豁之門，以真如用…未識方其死時，謂是生日…¹⁷

類似彥珣隨身攜帶南安巖主刻像的崇拜方式，並不罕見，如毛氏也曾藏有一定光像，而政和三年蘇過《斜川集》亦提供另一案例：

跋「南安巖主頌」…昔沙門以鈍根故，不能誦經。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，誦不歲餘，日記萬言。南徐庾氏有子病足，不能履地，金山佛鑒授以此偈，誦之數歲，兩蹠復伸。又有居士劉，素事南安像，忽得重病，禱於像前，香槃中現出小青蛇，舌相純白，舉頭如語。後二日，有人教以此偈，晝夜誦持，三日疾癒。此皆近歲，神異如此…王君師文官并門，備聞其事，讚歎希有，曰：此偈不可不傳。屬某書之，將鏤板施人…¹⁸

蘇過當時遠在陝西太原當官，也耳聞定光古佛事蹟，可見南安巖主信仰流傳之遠。跋「南安巖主頌」，顯示在神像之外，南安巖主的偈言，亦大受歡迎。也就是說，他的偈言，帶動定光古佛的流行。

三、“定光古佛”「聖傳」的形成

不少學者認為，定光古佛是閩西客家人的信仰，似乎定光古佛信仰僅侷限於客家地區。其實，這是個錯覺。從目前資料來看，至少在北宋中期，定光古佛信仰已涵蓋整個福建，黃山谷的讚詩即說“七閩香火，家以為祖”。

隨著信仰的傳佈，定光古佛的事蹟，也逐漸豐富，北宋中期沈遼《雲巢編》提供一幅新的定光古佛圖像：

南巖導師贊

¹⁷ 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 18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並序，頁 390。

¹⁸ 北宋蘇過著、舒大剛等校注《斜川集校注》卷 8 跋《南安巖主頌》，（成都巴蜀書社，1996 年 12 月），頁 587。

堂堂導師，生於閩粵，韶胤出家，妙相奇骨，為一大事，應期而出。佛修行時，迺始落髮。初參西峯，器識旁達，周旋五年，行解微密，行化大和，名聞已徹。大江之涘，有蛟為孽，無有善淫，舟舫聯沒，師為黜伏，龍洲始埵。至於黃梅，夏暑道暍，土人來告，軋溪方絕，其眾洶洶，無以盥啜，為投妙偈，洪流乃決。遂造武平，彼豪致謁，我邑南巖，有如耆嶠，請師晏坐。少駐巾鉢，夜有巨蛇，驤首來奪。正眼一視，蛇乃蟠結。復有戾虎，咆哮猖獗，師不為駭，虎亦馴率，天人悅焉，請建玄剎。師緣默契，布金營茆，乃脫伽黎，衲帽直裰，戮力僱工，神鬼剝剝，不日化成，小大訢悅。四方歸依，奔走竭蹶。時苦大旱，田畝焦渴，乞偈致雨，笑許其說。傾之澍雨，利均塊圮，牧牛於野，數困虎啣，牧人群訴，為之軫恤。時有青猴，往來式過、蓄息十年，大資耕墾。已而猴死，夜夢來謁，從師乞名，請建廟室，名曰金成，享之疏糲，垂麻彼牧，其祀方秩。師所導化，洞言凶吉，或請於師，天機勿洩，時師肯首，因是結舌，遂不復言。人無以伐，彼守羸提，謂我顛越，捕繫廷下，面加訊折，神色宴然，不自辯別，褫帽投火。火方烈烈，火滅帽完。守怒愈疾，遂以為妖，塗之汗血，有熾其薪，帽益光潔。彼乃悔罪，訟其凡劣，惟彼南康，盤山嶸嶸，佛陀波利，昔所布薩，爰有石泉，一旦汗巖，石泉之下，神讖先述，後五百年，此泉當窒，有白衣來，乃定光佛。彼眾發讖，奔走迎屈，師以舟往，雨華膠轄，江流之下，乃有斷枿，舟楫所觸，必湛於汨。往來為害，師為一撥，順流而去。巨舟斯豁，山已無泉，龍象蹙頰。師扣之錫，其泉乃溢，留正三載，法筵益設。河源聖船，久廢波滯，屢竭人力，其誰能拔。南海建塔，將運群物，不有巨舸。厥費屑屑，或請於師。師以惻怛，授以偈往，洪流夜發，載浮於江。塔工斯畢，彼徒不道，假於賈禍。厥載未濟，暴風軒突，不知津涯，敗我溟渤。遂良出守，敬聞名實，稽首門下，就弟子列。具厥神化，獻於帝闈，乞名題寺，均慶是揭。潭龍不害，年登人逸。王贄奉使，方冬無雪，懇請未終，瓊瑤交戛，數日未止，淖我使節。王復來訊，乃大霽澈，自時厥後，恭事惕沐，有或不虔，莫不相詰。始自七閩，上達京闕，公卿士夫，悼稚耆耄，咸來致禮，以祈度脫。大中

乙卯，正月六日，正其生時，稽首辭訣，八十有二。泊然於滅，圖畫毫相，端嚴昭晰。瞻仰如在，孰有孰弗。妙行聖上，巍巍纖悉，世所傳聞，萬分之一。我贊以偈，文辭鄙拙。有如泰山，揮以毫末，南山可礪，北海可竭，南巖道妙，並明日月。¹⁹

資料記載，沈遼卒於北宋神宗元豐八年。²⁰也就是說，此贊文寫於元豐八年前。沈遼《雲巢編》對定光古佛的描述，與《禪林僧寶傳》記載，有所差異。不同的部份，在青猴乞名、潭龍不害、奉使祈雪等事蹟。由此可知，在定光古佛去世後至少流行二種不同版本的「聖傳」。至於學者熟知的《臨汀志》記載，除了多添加會見宋真宗的情節外，幾乎與《雲巢編》記載，完全相同。由於《臨汀志》取材自《行實編》，²¹我們可以推知《行實編》脫胎於《雲巢編》。

這個《行實編》包含定光古佛生前事蹟與死後受封情況。關於後一點，《臨汀志》引錄其文大略云：

熙寧八年，郡守許公嘗表禱雨，感應，詔賜號“定應”。崇寧三年，郡守陳公粹復表真相荐生白毫，加號“定光圓應”。紹興三年，虔寇猖獗，虔化宰率劉僅乞靈於師，師於縣塔上放五色毫光，示現真相，賊遂潰。江西漕司以聞，紹興二年，嘉“普通”二字。乾道三年，又嘉“慈濟”，累封至八字大師。民依賴之，甚於慈父。自淳熙元年，郡守呂公翼之迎真相入州後庵，以便祈禱，從民請也。後均慶屢請還岩，郡不能奪，百夫輿至中途，莫能舉，遂留於州…²²

對照《宋會要輯稿》相關記載，可知定光古佛受封為“定應”，是在神宗熙寧八年六月。另從南宋初李綱的讚詩 南安巖恭謁定光圓應禪師二首²³，亦可證明《行實編》記載定光古佛受封情形有其可靠性，值

¹⁹ 沈遼《雲巢編》卷6 南巖導師贊，頁589-591。

²⁰ 黃庭堅 沈睿達墓誌銘，《沈氏三先生文集》卷8，(商務印書館印行「四部叢刊三編」集部)，頁79。

²¹ 《臨汀志》頁166。

²² 同前註。

²³ 李綱《梁谿集》卷27 南安巖恭謁定光圓應禪師二首，(《四庫全書》1125冊)，頁745。

得重視。

四、定光古佛與李綱、何仙姑

福建地方相傳李綱曾與定光古佛在沙縣碰面。其實，這個傳說，並非真實。不過，李綱確實到過南安巖朝拜定光古佛。在其文集《梁谿集》中云：

…建炎四年夏，余蒙恩，歸自海上。由梅川以趣閩中，道南安巖均慶禪寺瞻禮定光古佛遺像，退歷殿閣，循東廡，見新創轉輪寶藏，制度精巧，堂宇靚深，自嶺嶠以南，未之有也。詢其故，則景澗、寶謙二僧同發心募眾緣之所造…²⁴

很明顯，李綱是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經過南安巖，才瞻禮定光古佛真像。當時，他還作了二首詩讚美定光古佛。為什麼李綱會去瞻禮定光古佛呢？《梁谿集》中提供一點線索：

…邵武軍泰寧縣…出縣西門二十里曰瑞溪…有…瑞光巖…興於近年。蓋宗本禪師之所建也。師，邵武農家子，初不知書。大觀庚寅中，遊山間，遇異僧，示以出家時節因緣，且密有所付，心地豁然，遂能通儒釋諸書，作偈頌道未然，事多驗。既落髮，受具戒，居雙林院…政和辛卯春，師詣汀州南安巖，謁定光古佛…²⁵

這位宗本，住持的寺院，額叫丹霞，所以他又稱丹霞宗本。他與李綱交情頗深，《梁谿集》中收錄多首，李綱送他的詩句。²⁶或許，就是基於情誼，李綱才會去南安巖，禮拜至友的偶像定光古佛。

根據李綱的描述，當時南安巖均慶寺中，已建好「轉輪藏院」。所謂的「轉輪藏院」，是指寺中設有轉輪，上放《大藏經》，供僧眾推轉，

²⁴ 李綱《梁谿集》卷 133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，(《四庫全書》1126 冊)，頁 541。

²⁵ 李綱《梁谿集》卷 133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，(《四庫全書》1126 冊)，頁 539-540。

²⁶ 李綱《梁谿集》卷 10 次韻丹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四首，頁 587，題丹霞晏坐軒，頁 588。

增長智慧。²⁷也就是說，均慶寺其時已擁有《大藏經》。在當時，一個寺院擁有《大藏經》，無疑地會提昇該寺院的地位，也為以神通為主流的均慶寺添上些許文化色彩。

至於定光古佛與何仙姑的因緣，閩西流傳的傳說，大致是如此：

…何大郎曾任寧化知縣…後唐天成元年遷居武平南安岩，後晉天福二年，生女何仙姑。何仙姑自幼喜清靜、不飲酒、不茹葷，隱遁在南安岩中修真，成為神仙。乾德二年，鄭自嚴游歷武平，選中南安岩為寺院…有人勸何仙姑另找地方修煉，仙姑不應…有一天，何仙姑出觀看洪水，鄭自嚴乘機入岩跌坐。仙姑回岩後，發現有大蟒、猛虎盤伏在鄭自嚴周圍，十分馴服，就將所見告訴父親。何大郎欽其神異，遂捨岩為佛殿…鄉人在建造佛殿供定光古佛居住外，還構樓以祀仙姑…²⁸

據說，這樣的說法，根據是《何氏族譜》。²⁹不過，照陳支平《福建族譜》引錄《何氏族譜》內容顯示，上述傳說源自康熙三十九年署武平縣事趙良生撰文。³⁰該文僅言及何大郎獻地予定光古佛，以及其女附祀在定光古佛祠（南安巖）的情形。在趙良生文中，何大郎之女，於哲宗元祐元年去世，當時出現祥異，「見者莫不驚異，自此皆稱“何仙姑”」。³¹而在明萬曆碑文則說何大郎之女是「慶曆之仙姑」，非唐時與呂洞賓有關之仙姑。³²

所謂的「慶曆之仙姑」，就是北宋仁宗朝活躍的道術家：永州“何仙姑”。關於此人，同時代的歐陽修提供一點線索：

…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，倒書而刻之…慶

²⁷ 張勇在《轉輪藏考》中說：「漢傳佛教所特有轉輪藏，簡稱輪藏，實乃用以收藏經文，能夠旋轉的書架」（頁 442），收入張勇《傳大士研究》（成都巴蜀書社，2000 年 7 月）。

²⁸ 轉引自林國平《定光古佛探索》頁 239。

²⁹ 同前註。

³⁰ 陳支平《福建族譜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222-223。

³¹ 陳支平《福建族譜》頁 222。

³² 陳支平《福建族譜》頁 222。

曆中，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，絕粒輕身，人皆以為仙也。有以此字問之者，輒曰謝仙者，雷部中鬼…掌行火…後有聞其說者，於道藏中檢之，云實有謝仙名字，主行火…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矣。近見衡州奏云，仙姑死矣，都無神異。客有自衡來者云：仙姑晚年羸瘦，面板皺黑，第一衰媪也…³³

歐陽修提到的衡山何仙姑，對照北宋《畫墁集》的記載，就是永州何仙姑³⁴。這位永州何仙姑，《金石萃編》收錄幾通永州零陵澹山岩碑文提及：

(一)元祐辛未歲九月…許師、嚴希道，自賢女廟，下宿何氏仙姑家，翌口涉江，遊龍宅，覽仙姑得道處…³⁵

(二)聖宋嘉祐辛丑歲六月三日，轉運使、尚書、刑部員外郎、直集賢院陸詵介夫，按部游此，攜家人與仙姑同至。³⁶

這些碑文，反映幾個事實，一、何仙姑與當時官員、士人關係良好。二、北宋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）前她已經得道（去世）。何仙何時去世呢？南宋《輿地紀勝》有所記載：

永州…仙居觀，在州東南五里，本仙居閣。明道中，如真何氏縣人也。見三女環坐井中，遺以一桃，受而食之。自是不復食，頗能言人禍福。郡人因為建閣使居，名曰封居閣。嘉祐辛丑，端坐而化。正和四年准勅，封沖懿真人。³⁷

類似的記載，在沈遼《雲巢集》中亦可看到³⁸。根據《輿地紀勝》，零陵

³³ 北宋歐陽修《集古錄》跋尾卷 10 謝仙火，(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複印本)，頁 17920。又見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 143 謝仙火。

³⁴ 張舜民《畫墁集》卷 8，(《四庫全書》1117 冊)，頁 50。

³⁵ 王昶《金石萃編》卷 133，(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複印本)，頁 2481。

³⁶ 王昶《金石萃編》頁 2479。

³⁷ 南宋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卷 56 荆湖南路永州，(北京中華書局複印本，2000 年 4 月)，頁 2047-2048。

³⁸ 沈遼在放逐至零陵時，曾為時人編的《零陵人物志》作序，而何仙姑也被收錄其中，其文云：「進賢女真姓何氏。進賢之阜，東江北漳，青林白砂，煙雲霏霏，先生下翔，時令英徽，時會三女，若夢而飛，授食我桃，妙齡不饑，大道不晦，至人發揮，晉

何仙姑在北宋仁宗明道年間崛起，以預言人事禍福知名，在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去世，徽宗政和四年（1114）受皇帝勅封為“沖懿真人”。

稍後的《佛祖統紀》提到零陵何仙姑說：

零陵何仙姑者，幼行山中，逢呂仙出桃食之，遂不飢。家異之，作樓以居。呂仙常過之。仙姑逆知世人未然事…士夫過零陵者，日至門訪災祥，仙姑厭之，乃盛服坐化，著《靈源志》言修養事，行於世。湖南永州。³⁹

依此來看，八仙中的何仙姑，可能就是零陵何仙姑，⁴⁰而她與定光古佛並無關係。閩西《何氏家譜》的敘述，應是攀附，不宜輕信。

五、附錄：定光古佛資料選輯

（一）跋《南安巖主頌》

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，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，隨應以求，皆使充滿。何也？佛無他緣，惟有一慈，人無他術，惟有一信。慈信二法，相須而行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。

昔沙門以鈍根故，不能誦經。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，誦不歲餘，日記萬言。南徐庾氏有子病足，不能履地，金山佛鑒授以此偈，誦之數歲，兩蹠復伸。又有居士劉，素事南安像。忽得重病，禱於像前，香槃中現小青蛇，舌相純白，舉頭如語。後二日，有人教以此偈，晝夜誦持，三日疾愈。此皆近歲神異如此。豈非佛子厭苦蒙昧，抱纏病惱，思脫塵勞，過於桎梏，求哀也力，起信也堅，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，有是理哉？

公南遷，順風有祈，示以金鏡，識其仙衣，清風冷冷，潛光隱輝，亦惑不逆，露我天機，冥數有期，人將疇依，尸解示變，如蟬斯飛，我游南崗，觀闕巍巍，簪履如此，孰搏其微。」（《雲巢編》卷7）。

³⁹ 南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45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131冊，（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複印本，1983年1月），頁416-417。

⁴⁰ 王漢民，亦有類似看法，見氏著《八仙與中國文化》，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年11月），頁21。

王君師文官并門，備聞其事，讚歎希有，曰：「此偈不可不傳。」屬某書之，將鏤板施人。某以為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，將使自一傳二，至於千萬，以信悟人，除世間苦。夫豈細事哉！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，得究竟法，出諸生死，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？

—蘇過《斜川集》卷8

(二) 正月六日南安巖主生辰

生死縱然無背面，名字由汝舌頭轉。昔日曾死今應生，今日是生何不見，是俗何故無鬚髮，是僧何不著伽梨。僧俗死生明不得，團鑿一句匾如錐。

- 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17

(三) 南安巖主定光生辰五首

老兒饒舌太慈悲，此日提綱決眾疑，解說神光摩頂後，分疏死日降生時。落人塊石懸空住，噴火雙蓮結子遲。堪笑年年正月六，出群消息少人知。

贈以之中擊電機，不令點畫入思惟。嘶風木馬空成夢，喘月泥牛醉未知。五蘊完全真死日，百骸消散是生時。雲門函蓋乾坤句，語默何人邁得伊。

南安巖本在長汀，巖主年年此日生。笑裏一毛無間斷，毫端一字露縱橫，未離唇吻成窠臼。纔落思惟角壘坑，自是定光那惜借，可憐馳逐並頭爭。

體妙常明自神解，不關托境仗緣生。從來懶欲當頭道，恐後空存染污名。苦口傷慈成漏世，死時生日太分明。

—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17

(四)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并序

僧彥珣自汀州來，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，平生偈語百餘首，皆稱性之句，非智識所到之地，真雲門諸孫也。珣求贊辭，力甚謹，再拜為之贊曰：秦時轆轤，如刀口希，廓然見前。石火莫追，法於是中。不著思惟，舉既不顧。唳之而往，天中函蓋。目機銖兩，久雨不晴。清機歷掌，孰傳其要。絕塵逸群，深明二子。詳豁諸孫，維定光佛，出豁之門，以真如用，使令萬象。反易黠魯，縱奪雨暘，洗癡暗目。回顛倒想，示汝語言，一切智畏，如月入水。如風行空，無所妨礙，贈以之中，又復憐汝，未識，方其死時，謂是生日，如光照珠，如甜說蜜。

—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18

(五) 毛氏所蓄巖主贊

此像為誰，天中之尊。道傳雲門，為四世孫。白帽蒙首，鬚髯繞頰。見之清涼，洗煩惱熱，以偈為檄，指搗造化，詩乃辦兩。出於咄嗟，以境惟心。往復無間，是故死時，亦生之旦，怒猊乳虎，亦生敬虔。何以致之，真慈則然，南率古形如側磬，稽首定光，千江月影。

—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18

(六) 南安巖恭謁定光圓應禪師二首

白衣隱去碧巖空，塔廟巋然海嶠東。分化何殊遽如許，贈詩多寫以之中。青山綠水年年好，明月清風處處同。好住一方為庇蔭，不須追逐泗濱翁。

嶺嶠經行萬屈盤，北歸今始到南安。滿山泉石有古意，里松筠生晝寒。頗厭病身遊夢境，欲將餘日付巖端。定光古佛今猶在，請問此光何處觀。

—李綱《梁谿集》卷27

(七) 梅州異僧

宋貺益謙，當塗人。紹興甲子以後，宋為秦丞相委用為金部右司郎官，提舉贍軍諸庫。秦亡，言者論擊，貶團練副使，安置梅州。或曰：「此邦崇事定光佛，庵在城外，有籤告人，極靈感。」欣然往謁。自是日往焚香致敬。既而因母老，故恩許自便，作木像僧真，輿以歸。到新安，於宅傍建庵，名曰「慈報」。

- 洪邁《夷堅志補》卷第14

(八) 東安巖

宋定光佛本師，常棲此巖。時何仙姑居武平縣南巖辟穀，師謂宜建禪堂，以所卜杭六地居之。大郎仙姑遂舍巖宅，施田與之，其後壽至百五歲。杭人祀師是巖，而為仙姑建宮昭陽門，內絕巢雀焉。按何仙姑，廣州增城人，生而頂有六毫，唐武后時，住雲母溪。大曆中，又見廣州小石樓。今之宋時人，不省所謂。

—何喬遠《閩書》卷21 方域志

附註：本文之撰寫，得到路遙教授主持的《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研究》課題資助（稿費），非常感謝！又關於定光古佛與宋太祖、衢州豬頭和尚、杭州長耳和尚之糾葛，筆者會另文處理。